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飞

音

剑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一把削铁如泥,能吹毛立断的神兵利器——“飞音剑”自是引来无数人的垂涎。为此,费家庄的老庄主竟遭恶仆吴天良的暗算身亡,其子费天仇为报父仇历尽艰辛,学成了绝学“斩龙九式”。并在“福宁堡”邓老堡主和其女邓瑞君的帮助下,终于手刃血仇。

正当费天仇与邓瑞君佳期临近之际,邓老堡主的忽然失踪,使费天仇不得不担负起远赴苗疆寻找泰山的重任,费天仇凭着超人的机智和高绝的剑术,不仅摧毁了为害苗疆多年的“青龙帮”,且在大河酋长丁国玉的帮助下逃脱了食人生苗的追杀,并中途救下了靓女芮映雪。芮映雪身患重疾昏迷不醒,费天仇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,为其推宫过血。面对那裸露无遗且性感迷人的玉体,虽血脉贲张,但还是未趁人之危。早已对其芳心暗许的芮映雪在苏醒后感激之余,自是主动献身……

脱险归来正欲共建爱巢的费天仇,在得知洪泽湖匪患猖獗时,不顾自身安危,假冒胡凌飞之名,深入匪穴,并与人性尚未泯灭的匪首龚红红与小桂花有一段露水情缘。最后,虽匪患得除,但龚红红与小桂花也双双香消玉殒。费天仇虽拥有了邓瑞君与芮映雪两位美娇娘,但他英挺面庞上,却从此再没有了笑容。

目 录

(飞 音 剑)

第一章 血 海 深 仇----- (1)

第二章 斩 龙 九 式----- (50)

第三章 蛮 荒 之 地----- (102)

第四章 片 马 梅 心----- (145)

第五章 大 河 酋 长----- (193)

第六章 南 疆 之 恋----- (214)

第七章 深 入 匪 穴----- (292)

第八章 香 消 玉 殒----- (325)

第一章 血海深仇

夜黑，风高，浪大！

东海‘望天岛’的西岸礁石间，测起了丈高浪花。

二更时分了，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小船，它正冒着强风大浪驶向‘望天岛’的西岸边。

‘望天岛’上一片漆黑，除了随风摇晃的树木，看不见任何景物。

小船在巨浪中剧烈颠簸着，惊险万分，随时都有被巨浪吞噬的可能。

但是，那艘小船却不畏艰险，竟随波破浪，逐渐驶近了‘望天岛’的西岸边缘，同时也看清了小船的尾舵上，蜷坐着一个须发俱白的老人。

老人看来已有七旬，除了他两道炯炯目光，一身灰衣，看不清他的面目。只见他两臂紧抱着舵杆，奋力与巨浪搏斗，显然，他竭力想使船头对正岸边的一处沙滩。

根据老人这份惊人的胆识和臂力，他不但身具武功，而且也极熟悉海的水性，只见他趁着一个滚滚而来的大浪，“哗”的一声冲向了岸边。

紧接着，猛的仰身一扳腋下的舵杆，小船趁势一个横斜，“嚓”的一声滑上了沙滩。

也就在老人技巧的将小船滑上沙滩的同时，岸边乱石矮树间，突然纵出一道人影，飞也似的奔向了小船。

那是一个英挺健朗的少年人，浓浓的两道挺眉，朗朗的一

双星目，胆鼻方口，古铜色的皮肤，看来年纪已二十三、四岁。

少年穿一身土布衣裤，系一条粗布腰带，但在他的腰带上却斜插着一柄贴金嵌玉，嵌有各色宝石的古斑宝剑。

只见他一面飞身奔向小船，一面感动忧急的说：“林世伯！林世伯！这么大的风浪，您为什么还送粮食来？”

说话之间，业已飞身奔到了小船近前。

但是，早已跃下小船，急忙将小船拉上沙滩的老人却直起腰来说：“天仇，我今天没送粮食来，我是给你送消息来了！”

被称为天仇的少年听得一愣，不由惊异关切的问：“林世伯，什么消息？”

灰衣老人道：“最近这半个月来，又有一个黑衣蒙面人在沿海一带出现……”

英挺健朗少年听得目光一亮，眉宇间杀气立现，不由关切的问：“可是三年前杀死我爹的那个蒙面歹徒？”

灰衣老人却迟疑的说：“很难说，不过，这个黑衣蒙面人的武功也很高强……”

少年立即关切的问：“可是有人已和他交过手了？”

老人立即正色道：“何止交过手？有的人还联合了同道围攻过他！”

少年不由有些失意的说：“结果还是被他跑掉了！”

老人却愤然叹口气道：“他倒是没有逃，那些围攻他的人反而几乎全部死在他的剑下……”

少年听得星目一亮，脱口恨声道：“不会错了，就是他，当年杀死我爹的那个黑衣蒙面歹徒也是用剑！”

老人却凝重的说：“用剑的人当然很多，我们不能马上肯定就是他，不过，这个人的确有几分令人可疑……”

少年却悲愤的切齿恨声道：“我费天仇在这个小岛上，两三

年来，忍辱偷生，苦练武功，为的就是手刃亲仇，今天总算让我等到了！”

灰衣老人却忧虑的说：“我们当然希望是那个歹徒，怕的是……”

少年费天仇却断然道：“林世伯，不会错了，侄儿有预感，一定是他！”

灰衣老人却忧急的正色道：“我林松海这三年来，深更半夜，渡海送粮，还不是希望你早一天为你死去的爹报了血仇？！可是……他的武功太高了呀！”

费天仇却双眉一剔，目射寒芒道：“可是侄儿的武功也较前大有进境了呀？！”

老人林松海一听，立时望着满面杀气的费天仇，毅然颌首道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走！”

费天仇听得目光一亮，脱口急声问：“您是说，那个歹徒正在对岸和人打斗？”

林松海一听，也觉得自己说得太急切了，难怪费天仇听得没头没脑。是以，恍然“噢”了一声，歉声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根据和那人交过手的武林侠士们说，他们曾经暗中跟踪过那人，发现他鬼祟的进入‘福宁堡’外的乱石荒草中后，就再没见他出来……”

费天仇听得心中一惊，问：“这么说，那人是‘福宁堡’的人了？”

林松海正色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怀疑。明天一早正巧是‘福宁堡’一年一度征选护堡武师的日子，这是一个唯一进入‘福宁堡’的大好机会，错过明天，就得再等一年，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马上就来接你了……”

费天仇却迷惑的说：“您是怀疑‘福宁堡’的邓老堡主

……!”

林松海正色道：“如果那个黑衣蒙面歹徒当真藏匿在‘福宁堡’内，堡中所有的人都有嫌疑，当然也包括邓老堡主的女儿在内!”

费天仇却迷惑的说：“可是，听说邓老堡主父女惯用的兵器是刀呀?!”

林松海一听，不由有些生气的说：“你没听说过，名将高手，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的事?”

如此一说，费天仇立即迷惑的“噢”了一声，自语似的说：“我们‘费家庄’和‘福宁堡’虽然没有来往，可也没有仇嫌……”

林松海立即正色道：“我也不要你认定邓老堡主父女之一就是凶手，只是要你谨慎小心。严格的说，老一辈间的恩怨仇嫌，你们小一辈的未必清楚!”

费天仇一听，赶紧恭声应了两个是。

林松海却催促道：“好啦，我们走吧!”

费天仇再度应了声是，即和林松海协力将小船推进海里，藉着一个退浪驶离了沙滩。

风势未减，海浪如山，天空和海面依然漆黑一片，林松海紧紧的抱着舵杆，艰苦的操纵着小船驶向了东海岸。

由于风大浪高，林松海全神贯注在掌舵上。

费天仇也不敢和林松海交谈，因为一个不慎便有翻船的危险。他这时也正好趁机想一下明天一早前去‘福宁堡’应征护堡武师的步骤和计划。

他不认识‘福宁堡’的邓老堡主，邓老堡主父女也从来没见过他，而他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未对他谈过‘福宁堡’。

因而，他反复不断的在心里想着，总觉得邓老堡主不大可

能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。

当然，林世伯说的也不无道理，老一辈的仇嫌，未必肯对小一辈的人说，因而他对父亲从来不谈‘福宁堡’的事，认为其中一定有所原因。

将近一个时辰的艰苦航行，终于到达了东海岸。费天仇趁林松海借海浪冲击之势将小船滑上沙滩的同时，他已飞身纵上了沙滩。

紧接着，两人协力将小船拖离水边，同时吁了口气，并抖了抖身上的海水。

林松海一面游目察看岸上的形势，一面迟疑的说：“让我看看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地方……”

费天仇虽然在‘望天岛’上避仇居住了近三年，但沿海的形势他依然记得清楚。

是以，就在林松海说话间，他的目光一亮，举手一指正北一道伸入海面的突崖，道：“林世伯，好像是‘鸭嘴崖’！”

说话之间，林松海也看清了正北一道堤崖伸向大海，因而颌首道：“不错，正是‘鸭嘴崖’！”

费天仇见他说对了，不由兴奋的说：“这么说，距离‘福宁堡’也不太远了。个把时辰赶到后，还可以在堡外草窝里睡一会儿！”

林松海却迟疑的说：“为了报亲仇，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侄儿都不在乎了！这点儿湿衣之苦又算得了什么？！”

林松海一听，不由激动的赞了声“好”，同时叮嘱道：“千万记住，进入‘福宁堡’后，不但要随时提高警觉，更不可泄露自己的身世底细……”

费天仇却忧虑的说：“侄儿虽然处处小心，可是，如果那歹徒确是杀害我爹的凶手，他必然仍认得我……”

林松海立即正色道：“所以你才要随时提高警觉呀！”

费天仇颌首应是，同时关切的问：“林世伯，侄儿进入‘福宁堡’后，万一有重大的疑难问题，如何向您连络？”

林松海不由凝重的说：“你进入‘福宁堡’后，我恐怕就帮不上你什么忙了，再说，如果你我连络被那歹徒发现了……”

费天仇一听，立即会意的说：“对，如果被那歹徒知道了您一直在照顾着我，他一定会趁机向您老人家下手……”

林松海立即豪气的说：“我已经是半身入土的人了，我还怕他暗算我？我怕和你经常连络。一旦被‘福宁堡’的人发现，误以为你别具用心，另有图谋，那就不好了！”

费天仇一听，连声应是，急忙拱手恭声道：“世伯保重，侄儿走了，设非万不得已，侄儿绝不去找世伯！”

说罢转身，展开身法，迳向‘鸭嘴崖’方向如飞驰去。

林松海突然想起一事，又急声叮嘱道：“天仇，万一碰上那个神秘人物，千万不要和他硬拚久斗，最好智取……”

飞驰中的费天仇一听，立即回头挥手，道：“侄儿晓得！”

说罢，加速身法，直向‘鸭嘴崖’驰去。

一阵飞驰已登上了‘鸭嘴崖’，只是崖上乱石杂树，荒草丛生，乍然间尚看不到路径。

转首再看数里外高处的‘福宁堡’，一团庞大黑影，数点闪烁红光，显然是堡墙上的灯笼。

费天仇虽然没有进入过‘福宁堡’，但他在堡外却看过‘福宁堡’的雄伟气势。

所谓的‘鸭嘴崖’是根据它的地形而命名，由于大吉山的东山角，尖尖的伸入海内，远远看来很像个鸭嘴，所以就呼它为‘鸭嘴崖’。

另一个原因是由伸入东海的鸭嘴向西方的大吉山走，不出

数里，山势突然凸起，看来很有些像个鸭头。这也是把伸入东海的山角称为‘鸭嘴崖’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，‘福宁堡’却就建立在那座隆起的鸭头上，因而更显得‘福宁堡’宏大巍峨，气势不凡。

沿着‘鸭嘴崖’向‘福宁堡’飞驰，愈向前进山势愈崎险，乱石树木也愈多。尤其崖北势高，伸进了大海，随着巨浪的冲击发出了“轰哗”慑人的响声。

费天仇沿着‘鸭嘴崖’向西飞驰，他记得‘福宁堡’的堡门前有两条分向左右的大路，一条是通向‘卧虎寨’，一条是通向‘玉凰谷’，这两处都是当今武林中的著名世家。

随着费天仇前驰的身法，‘福宁堡’高大堡墙上的数盏红灯，愈近看得愈真切了。

渐渐，气势雄伟的‘福宁堡’，也隐约现出了它的轮廓。

但是，就在这时，前面乱石荒草矮树中，突然出现了一道宽大黑影，正飞身向这边驰来。

费天仇心中一惊，急忙刹住身势，闪身隐在一座大石后。

继而凝目一看，发现那道宽大人影的身法奇快，也就在他隐身在大树后的同一刹那，那人已到了十数丈外。

只见那人一身黑绒大斗蓬，黑巾罩着头面。

费天仇一见那人黑巾罩着头面，脑际“轰”的一声，浑身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挺身就待拔剑。

但是，就在他握住剑柄的同时，他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林松海的叮嘱声音——万一碰上那个神秘歹徒时，千万不要和他硬拚久缠。

心念及此，他愤然拔剑的手，立时停握在剑柄上，但是，他炯炯的目光，却依然怒视着那个急急驰来的黑巾罩面人物。

因为，在这一刹那，他突然想到了许多问题。

首先，他想到这个身披黑斗篷，面罩黑巾的神秘歹徒，是否就是杀害他父亲的那人？

其次，根据来人的快速身法，林世伯说的不错，这人的武功的确远在他费天仇之上。

再者，不管对方是否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，如果没有把握将对方置死，甚至反而死在对方的手下，岂不太愚蠢太不智了吗？

尤其三年前父亲碰到那个身披黑斗篷，头脸罩黑巾的歹徒时，身边尚有护庄武师吴天良同行，当时以他们两人之力，尚且被他将吴武师杀伤，父亲剑中要害身死，如今他费天仇一人战他，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。

当然，他在‘望天岛’上已苦练了将近三年的武功、剑术较前已大有进步，但对方歹徒也同样的在苦练武功，以防他费天仇报仇。

所谓“力殁智取”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，他内心的复仇怒火虽然高炽，却也不能逞强送死，使父亲死不瞑目。

就在他心念电转间，飞身驰来的黑衣死徒，突然在前面一片荒草乱石间，一个折身，又继续向东北方驰去。

费天仇看得心中一动，这么深的夜晚，这个神秘人物跑到‘鸭嘴崖’来作什么？

因为‘鸭嘴崖’长伸入海，几达一里左右，尤其东北崖，更是荒无瞻险，多是杂树乱石，既无人迹，也无村落，他深夜到这儿来，到底为何？

由于有了这一疑问，他决心悄悄跟踪下去看个究竟。

是以，一俟对方驰出十数丈外，立即以轻灵小巧的身法跟了下去。

但是，对方的身法奇快，如果他以小巧闪躲的身法跟踪，

必然被对方跑掉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费天仇不得不尽展轻功向前追去。

他一面追一面想，他觉得林世伯判断的没有错。这个神秘歹徒的确藏匿在‘福宁堡’中。因为，这个神秘歹徒方才驰来的方向，正是由‘福宁堡’的凸崖‘鸭头’上驰下来。

但是有一点却令他非常不解，那就是何以在他刚刚登上‘鸭嘴崖’不久就碰到了这个神秘歹徒？

是凑巧？还是这个神秘歹徒一直跟踪着林世伯，知道他这时要经过‘鸭嘴崖’？还是歹徒他每天深夜此时都要出来？

也就在他一面飞驰一面思索间，前面矮树后突然走出了一个人，将他的去路挡住。

费天仇骤吃一惊，急忙刹住了身势，惊得险些脱口惊呼。

因为，挡在他身前一丈五尺处的，正是那个身披黑绒大斗篷，头面罩黑巾，仅露出一双炯炯大眼睛的神秘歹徒。

费天仇楞了！但是，那个神秘歹徒一见费天仇，也瞪大了两眼楞了。他似是要发出一声惊“咦？”却急忙在唇边刹住了。

一看这情形，费天仇顿时恍然大悟，面前的神秘罩面歹徒，就是三年前杀害他父亲的凶手。由于对方歹徒认识他费天仇，乍见之下，大感意外，所以才惊呆了！

费天仇心念及此，复仇的怒火高炽，那还顾得厉害，立即厉喝问：“你可就是杀死我父亲的那个蒙面狗贼？”

但是，对方神秘歹徒听了，却目光一阵闪烁，突然在斗篷内“呛”的一声撤出了长剑，一声不吭，寒光电闪，咻的一声就向费天仇刺来。

费天仇一见，哪敢怠慢，也急忙“呛”的一声撤出了腰间短剑，只见一片蒙蒙青蓝光华，挟着丝丝慑人声音，直向歹徒刺来的长剑斩去。

对方神秘歹徒一见费天仇手中的短剑，惊得急忙撤招沉剑，目光中立时充满了贪婪之色，但他宝剑一闪，又向费天仇的右肩削来。

费天仇一面切齿怒惊，一面旋身竖剑，再向对方的长剑斩去，同时哼声道：“知道我费家‘飞音剑’厉害的没有几人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对方目光渐显怨毒，宝剑招招紧过，专攻费天仇的要害，但始终不吭一声，也不发言。因为费天仇手中的‘飞音剑’厉害，使他的剑招一直不能随心所欲的发挥施展。

费天仇这时不但证实当面歹徒就是三年前杀害他父亲的凶手，他一直期待出现的血海仇人，同时也断定对方必是与自己熟悉的人，为了怕他费天仇听出他的声音，所以才一直不敢吭声。

但是，数招过后，对方歹徒的紧张心情趋平静，剑势也一招比一招凌厉，而‘飞音剑’对他也渐渐减低了威胁。

费天仇的功力剑术，到底逊了对方一等，如果手中使的不是祖先秘密传下来的‘飞音剑’，这时恐怕早已倒在血泊中了。

黑巾罩面歹徒的剑势突然再加紧，费天仇更是左对右挡，险象环生，迫得他步步后退，不得不纵上岩石，跳下地面，左闪右避，疾跃飞腾。

费天仇一看这情形，知道死在对方手下已是迟早之事，倒不如和对方拚个同归于尽，总算替死去的父亲报了血仇。

是以，心念电转，决心全力一拚，但是，身后突然传来崖下巨浪冲崖的慑人响声。

费天仇心中一惊，趁势回头，发现身后一片漆黑，冷风袭面，显然已到了崖边。

他在‘望天岛’住了将近三年，一听崖下海浪的声音，不

但断定海水极深，而且崖高至少五丈以上。

到了这时候，他已无所选择，只有保命跳海，然后再苦练武功，等待手刃此贼报仇，如果再逞强苦斗下去，必死无疑。

也就在他回头一看，心念电转的同一刹那，对方歹徒突然紧逼一剑，同时猛飞一腿，迳向他握剑的右腕踢来。

费天仇一看，无暇多想，这时不想跳海也不行了，只得足尖一点，身形腾空而起，直向身后崖下海中纵去。

但是，当他腾空跃起的一刹那，一只黑缎绣着银花的剑靴，也差一点踢中他的‘飞音剑’。

也就在他看清那只银花黑缎剑靴的同时，“哗”的一声水响，浑身一凉，他已跳进了海水巨浪中。

费天仇早已练成了在大风大浪中游泳，而且非常熟悉大海水性，他先吐出了腹中浊气，迅即把‘飞音剑’插入鞘内。

因为‘飞音剑’光芒四射，必然被崖上向下察看的歹徒发现。是以，他收了宝剑，立即游离崖下，一方面是怕那人在崖上向下掷石，一方面也担心巨浪把他冲撞到崖壁上受伤。

他急急游开了崖边，略微辨认了一下方向，即向‘福宁堡’下的海边游去。

想是风流太大了，费天仇在海中足足挣扎了将近一个时辰才游到沙滩上。

费天仇这时仍不敢大意，他先趴在海边向岸上察看了很久，确定那个蒙面歹徒没有追来，才站起身来，飞身向崖上高处的‘福宁堡’下奔去。

到达崖上，再向形似鸭头的凸处纵去，他决定就在‘福宁堡’外的乱石荒草间休息到天明。

前进中举目察看，即见百十丈外的巍峨‘福宁堡’，四角的更楼矗立夜空，每座更楼上都悬着三盏斗大红灯，随着夜风摇